

Jonathan Edward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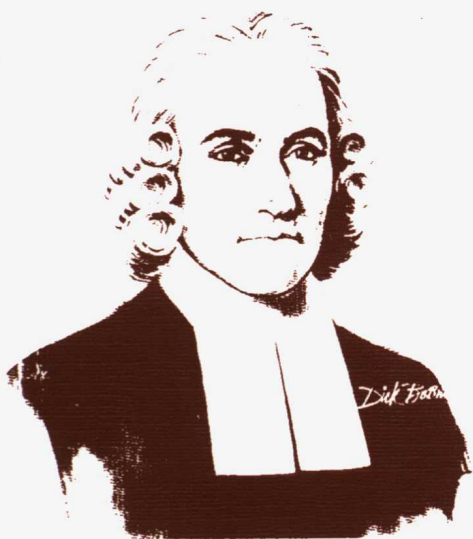
新教著名人物传记译丛

爱德华滋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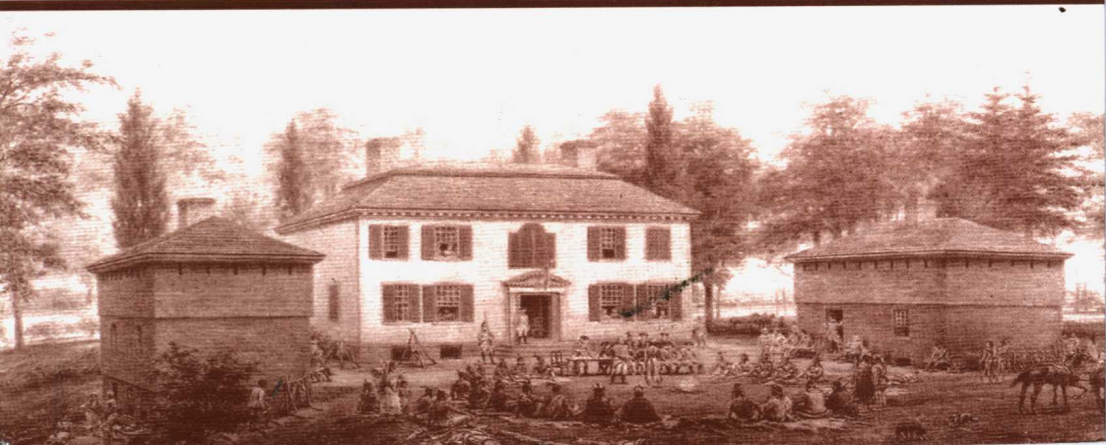
Jonathan Edwards: The Great Awakener

海伦·K.霍西尔◎著

Helen K. Hosier



华夏出版社



Nathan Edwards

新教著名人物传记译丛

爱德华兹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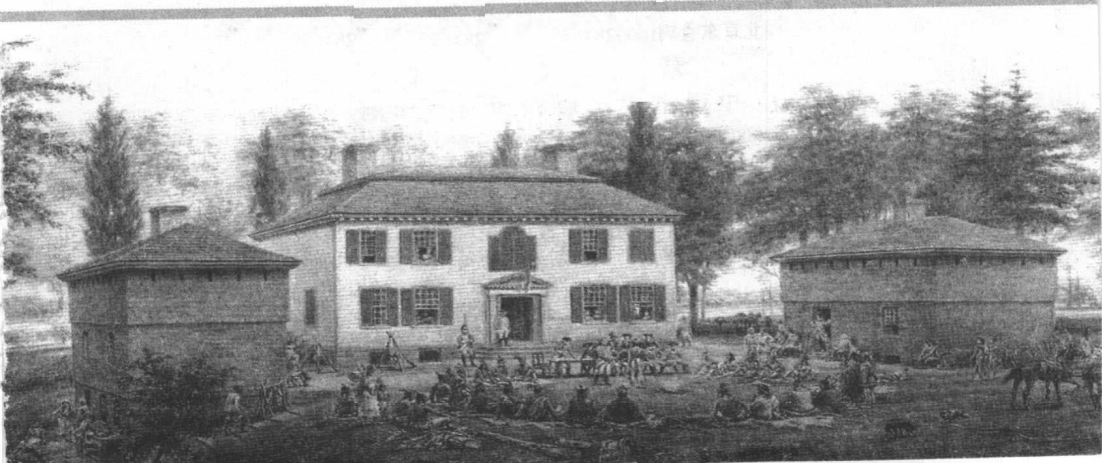
Jonathan Edwards: The Great Awakener

海伦·K.霍西尔 著

Helen K. Hosier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爱德华兹传/霍西尔著;曹文丽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6. 1

(新教著名人物传记译丛)

ISBN 7-5080-3867-3

I. 爱… II. ①霍… ②曹… III. 爱德华兹. J. (1703~1758) —传记 IV. B979.9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38440 号

Copyright ©1999, by Helen Hosier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under the title Jonathan Edwards

Published by Barbour Publishing, Inc., P. O. Box 719, Uhrichsville, OH 44683, USA

All rights reserved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01—2006—0514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 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880×1230 1/32 开本 8.5 印张 150 千字

2006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 20.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总序

何光沪

世界历史学界普遍认为，发生在 16 世纪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同后来的“科学革命”和“政治革命”一起导致了世界现代化的进程。实际上，世界的现代化的确与 18 世纪“启蒙运动”的思想解放有密切联系，而比之早两百年的宗教改革运动则是欧洲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思想解放。一句话，不论是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还是造成现代世界政治格局的英、法革命和美国革命，以及人类思想的现代发展，全都同四百年前那一场席卷欧洲各国的宗教改革及其后果密切相联。不了解那场改革及其后果，就不可能真正了解现代世界及其种种问题。

那场改革的直接后果，就是基督新教及其各个派别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上述历史巨变的，正是那场改革中涌现的重要历史人物以及新教各派的创立者和中兴者们的思想与活动。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不了解宗教改革的重要历史人物以及

新教各派中最重要的、也就不可能真正理解现代世界及其种种问题，包括其思想渊源及解决思路。

但是，在我国几十年来甚至近一个世纪以来出版的历史读物中，这方面的人物传记几乎是一个空白。这必然会对我国一般读者和历史学界的有关认识造成某种盲点，不利于我们认识历史、认识现实、认识世界，也不利于我国历史学术的全面发展。

近年来，我国史学界、哲学界、文学艺术理论界以及宗教学界，已开始注意新教的历史、思想等方面的研究，但人物传记这一领域依然资料匮乏，这也许属于资料最为贫乏的领域。

有鉴于此，新教著名人物传记译丛的出版，实在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必将有助于填补空白，矫正盲点；有利于一般读者了解历史，了解世界；有利于我国有关学术界收集资料，开展这方面的研究，推动历史学和宗教学的发展，对我国人文学术研究作出贡献。

(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序：美洲大复兴的点火人

清教主义的传人

钟马田博士曾经用一个比喻形容爱德华滋：“清教徒们就如阿尔卑斯山脉，路德和加尔文就好比那喜马拉雅山脉，但爱德华滋就如珠穆朗玛峰！我常常感觉到，没有一个弟兄比他更像保罗。”（《清教徒的脚踪》第225页）

要了解约拿单·爱德华滋，我们需要去追寻一个更久远的传统，就是清教徒的传统。

清教徒产生于16世纪的英国。他们在神学上一般都持有加尔文主义思想，英国的宗教改革几经起伏和艰难，其中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在教会体制上，他们追求建立一个彻底革新的教会，他们反对英国国王控制教会并且使教会留下许多天主教遗风。

为此清教徒经历了几代的艰辛斗争。他们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被放逐，上火刑架——所追求的不过是按自己的良知和《圣经》所指示的纯洁方式来信仰和敬拜。

分离派是清教徒中有代表性的一支，他们先是在英国司克罗比村进行自己独立的聚会，后来，为了信仰的自由，他们又迁居荷兰。他们的虔诚和品行深得荷兰基督徒的敬佩，也受到他们的厚待。

但是，最终，因为怕自己的子女被同化，和一些其他原因，他们离开荷兰，在1620年9月，103人乘坐“五月花号”远航新英格兰。

此后，因为英国国教迫害清教徒，在英国的清教徒掀起了移民美洲的热潮。有一幅描述当时美洲清教徒生活的图画上写着：“当上帝带领我们安全地抵达新英格兰后，我们先是找到合适的地方敬拜上帝，紧随其后推进的第二件事就是增进我们的知识。”

爱德华滋的先祖于1630年代到达新大陆，应当说是相当早的移民者。

被点燃的心灵

这就是美洲自由的清洁源头，爱德华滋所承续的正是这一传统。不过，在爱德华滋的身上，清教徒的信仰有了完全不同的表现，那就是被属天恩典所充满的生命。他对关乎上帝的事有着极深的挚爱，也有着一颗敏感的心灵。

爱德华滋生命的充沛与丰盛来自他与上帝亲密的交流。圣灵那超自然的运作在他的生命中是如此强烈，以致他有时变得难以承受这属天的恩典。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的《自述》里略窥一二。其实历史上那些饱尝天恩的人都一再表达过这属天恩典的甘甜和浩大。

这一切都与爱德华滋那异常殷勤的灵修生活有关。

还不到13岁的时候，他已经满被天恩。他说：

“我的思想被完全占据了，我把时间都花在阅读和默想基督上。他的荣美、他位格的完美无瑕、他那充满爱的救赎方式、在他里面可以白白得来的恩典……我一次又一次地发现有一种从里面生出来的甜蜜。……沉浸在这种甜蜜

当中，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只能说有一种超过对这个世界关注的、从灵里涌出来的甘甜……”

因着对这属天恩典的渴慕，爱德华滋有大量的时间花在私下与上帝亲密的相交上。他常“隐退到一个僻静的地方……在远离城市的地方思考属天的事情。”

爱德华滋特别强调祷告的重要性，他说：“让我们过一种祷告的生活，让我们不断地祷告。”他说：“如果我们有上帝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基督也就会住在我们里面……如果光的源头丰丰富富地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就能像他那样发光。”

今天，我们这些生活于21世纪，被太多生活的忙碌，甚至是宗教事务的忙碌所占据的人，面对这样的经验应当羞愧。愿我们从爱德华滋的榜样中得到激励，去寻求那纯全热烈而持久的圣爱。

今天出于对复兴的盼望，许多人以各种方式去寻求热烈的经验和信仰中的激情。然而，这热烈和激情如果是仅仅是出于情绪的冲动，是用人为的方式鼓动起来的，那么就不是值得效法的。而爱德华滋所经历的复兴是真正从心灵深处所涌起来的爱的激情与热忱，也就是说他的热忱是来自心灵内在的复兴。此后带着这样的热忱，他走上讲坛，用他的讲道点燃了一场复兴之火。

复兴的原因

在1740年代的美洲大复兴之前，美洲殖民地的基督徒信仰情况普遍显得死气沉沉。据说，这一次的灵性低潮持续了50年之久。

在爱德华滋的年代，新大陆最初几代人对清教徒生活方式的热切委身似乎已丧失殆尽。人们都在盼望一次信仰的复兴。

本书作者说，那时新英格兰的信仰“已经变得贫瘠、僵化、流于形式了……需要有新的声音、新的信息出现。”

就在这时，爱德华滋身披清教主义的战袍，站在了北安普敦教会的讲坛上。

虽然新英格兰的这一片地区遍布的是神职人员和小农场主，但他们精力充沛、工作勤奋，是性欲旺盛的一群。女人们往往会发现自己还没结婚就怀孕了。

面对人们的罪恶，这个人在责备罪恶、谈到生命的短暂时，“他的声音和举止中充满了因确信带来的炽热”，他的讲道中充满了这样的热忱。在爱德华滋的讲道里，有两点对复兴是至关重要的。

其一是教义。在大复兴之前的新英格兰，错误的教义流传已久，许多人都陷入能够靠善行达到上帝要求的错误认识当中。

在他开始牧会生涯的第八年，爱德华滋的讲道在教义上开始体现出了鲜明的立场。他强调上帝至高的主权和人与上帝之间无限的鸿沟，因此他认为人唯独靠信仰上帝所赐下的基督才可以“称义”和达到上帝的要求。爱德华滋所传讲的并不是新奇的教导，这是保罗曾经教导过的，也是宗教改革时期马丁·路德和约翰·加尔文拼上身家性命所捍卫的。他在教义上不过是回到了宗教改革，站稳了改教先辈所立的地界。而对于宗教改革所宣告的基本真理的回归，一直是新教复兴的源泉。

爱德华滋凭内在的热情传讲高举上帝主权的教义。爱德华滋宣告：诸多的罪行使人失去了上帝的怜悯并点燃了使人毁灭的上帝义怒之火。

他的讲道带出了人们对于罪的认识和惧怕，镇上的人们神经紧张到了极点，他们开始哭喊：“我当怎样做才能得救？”对罪惧怕的结果是，听众开始热切追求救恩。结果很简单，那就是复兴。

有一则报道说：“1734 年爱德华滋用因信称义这个题目作

了一系列的讲道，到了12月底，圣灵开始动工。复兴的空气一天比一天浓，人们成群结队来接受耶稣基督。大觉醒运动到1740年达到巅峰，北安普敦再度成为中心，爱德华滋也成为中心人物。”

其二是他的讲道方式。爱德华滋的讲道方式，也许是因为他深谙洛克的哲学，对于人们认识的方式有独到的看见。合宜的表达方式，使他能够抓住听众尤其是年轻一代的注意力。

弗兰西斯·薛华曾经讲过，在任何时代，福音的传讲者都要了解那一代人的表达方式，并要用他们所能了解的方式，将信仰传达给他们。其实，爱德华滋的成功正证明了这一点的重要性。

复兴的表现

让我们来看一下在北安普敦所发生的大事。

1734年12月，社区中一个因做“陪伴女郎”而声名狼藉的年轻女人承认自己的罪并且来寻求救恩。

1735年早春，复兴达到了顶峰，半年的时间里，这个镇上有300人悔改。

1736年复兴传播开来，爱德华滋所点燃的火，燃遍了很多地方。像是一阵猛烈迅疾的风，这种热情席卷了整个社区。牧师的家昼夜门庭若市，得救的和未得救的人都来向牧师咨询、寻求帮助。邻里之间互相认错……隔阂烟消云散了。对于爱德华滋来说，这次复兴显然是排山倒海式的。

1730年代末期，复兴结束了。

爱德华滋的灵性也似乎进入了一个低潮。然而，人类灵性事务复兴的泉源从来都不是倚赖于某一个人。1740年，在康涅狄格河谷，一股为属灵之事忧伤并渴望基督及其救恩的浪潮开始出现。

一场更大的复兴即将来临。这一次的点火人是25岁的怀特菲尔德。农场主内森·科尔和妻子共骑一马去赶布道会，马跑累了，他就“跟着马一起向前跑，等到我跑得上气不接下气了，就再骑上马。……因为我们两个人要骑一匹马在一个小时多一点的时间内跑完12英里。”他纪录了怀特菲尔德召开布道会时的盛况：

“我在高处远远地望见前面有一团云在升起。开始我以为这团云是从大河里升起来的雾气。接近大路的时候，我听到了像是马奔跑时发出的隆隆声——原来那团云是马奔跑时扬起的灰尘。我……看到了在云中闪动的一团一团的人马。我再走近一看，发现了一条由马和骑在马上的人形成的平稳地向前流淌的洪流……”“我们冲过去加入了那条洪流。整整有3英里的路程，一路上我没听到有人说一句话，但每个人都以最快的速度向前冲。当我们到达那所旧教堂的时候，发现那儿已经聚集了一大群人——据说有三四千人……河岸上、陆地上到处都是黑压压的人和马。在我所看到的沿途12英里的地里没有一个人干活，好像人都跑光了。”

这个镇上的一个人向自己的朋友讲述了发生在韦瑟菲尔德这次聚会中的事：“整个镇都震动了……上星期一晚上主的灵从天堂降临在镇子教区的一次大聚会中。整个聚会都充满了忧伤，受伤的人们发出的呻吟、呼喊声如此巨大，以至我的声音别人根本无法听到。”

大复兴运动被认为是18世纪中叶美国生活中最有力、最具建设意义的力量之一。有学者认为它横扫北美，促进了各殖民地的合一，为此后美国的独立战争奠定了基础。它所强调的天赋人权和平等的理念更深入地影响了美国此后的政治与社会制度。

这个人留下的榜样

最后，我们要提到爱德华滋个人独特的地方。

其一，他在教义与经验上的平衡。

正确的教义，是信仰的重要根基。钟马田博士认为，新教在1860年代后对宗教改革教义的抛弃是此后复兴减少的主要原因。而爱德华滋是一个非常重视纯正教义的人，他自己曾经对上帝主权拣选的教义产生过怀疑，但是在10多岁时，他自己说“我的心已经发生了奇妙的转变。日复一日地，我变得越发尊重有关上帝主权的教义。”这成为爱德华滋信仰的转折点。

我们在信仰上很容易走极端。但是爱德华滋却表现出了非凡的平衡能力。他有纯正的教义，但也有丰富的心灵体验。更独特的是，他用活泼的心灵去感受教义中恩典的甘甜。在他身上，教义与心灵的这种一致是令人惊叹的。他自豪地说：

“我所传讲的教义是有生命力的、令人欣喜的，因为这些教义是我们已经亲自经历过的真知。最高的教义是，那位不可测知的、永不改变的、令人仰慕的上帝是真切存在的，而不是一种臆测。让我们永远不要忘记，我们和这位对我们本没有义务的上帝之间，充其量不过是一种依赖关系，不管我们的行为和理性如何反对这一点。”

爱德华滋也特别强调圣灵的超自然之工在人们信仰中的作用。有的教会历史学家认为他思想的精华可以从他的一篇文章中体现中来，那就是收录在本书附录中的《圣灵将上帝超自然之光直接照彻人心，乃合乎圣经和理智的道理》。

其二，他学习很勤奋。

爱德华滋一般早晨4时起床，他常会一天花上13个小时进行

神学和其他学习。勤奋的学习，使他作为一个牧者在讲台上可以对听众有丰富的供应。而他对于当时的思想动态也非常了解，洛克的作品就是他深爱的。钟马田博士评论道：“爱德华滋是美国最伟大的哲学家，人人都同意这一点”，“这位在200多年前去世的人物，现在还在对美国人的思想产生强大的影响。”

也许对于爱德华滋这一点的重视可以对中国信仰者中的反智倾向有所纠正。

第三，他有很好的品格修为。

关于爱德华滋在品格上的自我陶造，我们亦可从他的《立志》里略见一斑。保罗说自己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而中国先人则是“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爱德华滋也是这样实践的，读爱氏传记，我不由得想起中国先人的一句话“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止于至善……”可以说，爱德华滋借着信仰，对于自己生命品格的磨砺也到了“止于至善”的地步。

最后，我们要提到他所受的苦难。在北安普敦20余年成功的牧会之后，他为了在圣餐问题上持守真理的立场，最后被自己的教会赶走。于是他远走边陲的斯托克布里奇向印第安人传福音。而正是在这个蛮荒之地，他得以写下好几部最重要的著作。

当他得到机会重返文明世界时，1758年被召唤去就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然而，他只在这个职位上呆了很短的时间，不久就因参与天花疫苗的接种试验被感染，离开了世界。据说交待完后事后：爱德华滋“环顾了一下四周，说：‘现在，我永不会失败的真朋友拿撒勒人耶稣在哪里？’”

爱德华滋在纪念他那未及与自己的女儿成婚就辞世的女婿大卫·布兰纳德（相关资料见《在班扬的马背后》，北大出版社2004年出版）时这样说过：

“我们这些人也是蒙召作同样的福音事奉的，这些事激励我们竭力追求，好叫我们与他一样对事奉忠心，能受同一的灵所充满，同样地被上帝纯全火热的爱所激励，同样地迫切推展国

度和主我上帝的荣耀，为锡安的昌大而努力……”

在这里，我们用这样的话纪念爱德华滋也是合宜的。

复兴的盼望

然而，我们在当代纪念这个人，最关心的还是与他相关的复兴主题。

其实北美的大觉醒运动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Wesley M. Gewehr，在《1740-1790年间弗吉尼亚的大觉醒》（The great awakening in Virginia, 1740-1790）中指出：“18世纪是宗教运动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时期。这是一个伟大的福音复兴时期，这场复兴在规模上是国际性的，并且是各教派都共有的，在德国以虔敬派的复兴为代表……在不列颠威尔士表现为卫斯理和怀特菲尔德的伟大的卫理公会的复兴……在美洲以大觉醒的名义，作为一种宗教热情的潮流横扫从新英格兰到佐治亚的殖民地。”

此刻，也许我们可以重温亚伯拉罕·凯波尔博士的话：

“历史上，信仰生命的脉搏有时很微弱，有时很强劲。16世纪的西欧各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年，信仰的主题主导了社会生活的每一个环节。历史也由于此信仰翻开了新的一页，正像今天的新历史是从法国革命的不信开始一样。信仰生活的这种周期性所遵行的是何种规律，我们无法明确定义。但是很明显，这种规律是存在的。信仰高潮来临时，圣灵在人们心里的工作是不可抗拒的。”（引自亚伯拉罕·凯波尔《加尔文主义讲座》，见《加尔文传》附录）

钟马田博士认为，自1620年代到1860年代，教会历史上复

兴的浪潮一波接着一波，其冲击波影响自欧洲直到北美。这以后人们对复兴的观点改变了，这就成了历史的分水岭，于是以后鲜有这样的复兴浪潮。钟马田博士指出：“1860年以前，人都本能地想到复兴。遇上教会荒凉的时候，又或是发生了不如意的事，信徒们第一个反应就是‘我们不该来一次谦卑认罪，呼求上帝来临到我们当中吗？’”

钟马田博士在《清教徒的脚踪》中分析了复兴史后，呼吁人们再次重视复兴，并且为此献上我们的呼求。有兴趣的人可以参考他的著作。

当此混乱和充斥罪恶的时代，再一次回首在新英格兰所发生的这一切，也许能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可以举目望天。深信有一使人灵魂更新的力量，也是历史更新的力量源泉。他独自行作万事，他的旨意不可测度，因此我们可以在当代盼望新的复兴。

丛书策划人

目 录
CATALOGUE

序：美洲大复兴的点火人	1
引 言	1
第 1 章 童 年	6
第 2 章 拓荒者的后裔	12
第 3 章 复兴热望	18
第 4 章 在耶鲁求索	25
第 5 章 初次牧会	30
第 6 章 回到东温莎	37
第 7 章 北安普敦讲坛	44
第 8 章 复兴的开端	55
第 9 章 大觉醒运动	66
第 10 章 义怒布道	79
第 11 章 宗教情操真伪辨	84
第 12 章 被弃绝	90
第 13 章 告别讲道	102
第 14 章 拜访斯托克布里奇	116
第 15 章 挺进边疆	121
第 16 章 争 战	128
第 17 章 服侍印第安人	138
第 18 章 任职普林斯顿及去世	146
第 19 章 尾 声	154

目 录

CATALOGUE

附录：爱德华滋选集	161
第 1 篇 立 志	163
第 2 篇 自 述	171
第 3 篇 为原罪论辩护	186
第 4 篇 圣灵将上帝超自然之光直接 照彻人心，乃合乎《圣经》和 理智的道理	199
第 5 篇 落在忿怒之上帝手中的 罪人	219
第 6 篇 上帝因人全靠他得救赎 而受了荣耀	236